

从必需到奢侈

解读亚裔美国文学

〔美〕黄秀玲 著

詹乔 蒲若茜 李亚萍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丛书

饶芃子 主编



I712.065/12

2007

从必需到奢侈

解读亚裔美国文学

詹乔 蒲若茜 李亚萍 译
〔美〕黄秀玲 著

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丛书

饶芃子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必需到奢侈: 解读亚裔美国文学/ [美] 黄秀玲著;
詹乔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6404 - 4

I. 从… II. ①黄…②詹… III. 文学研究 - 美国
IV. 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8885 号
图字: 01 - 2007 - 2662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张报婕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83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言 建构亚裔美国文学文本同盟	(1)
-----------------------	-----

第一章 大食者、馋嘴之人、“食物卖淫者”、“食物

色情小说家”和炸油炸圈饼的人	(28)
石头面包	(30)
石头面包：文本内的解读	(32)
石头面包：互文的阅读	(37)
移民：大食王	(41)
“必需”的孩子们	(44)
类似同类相食的行为：家庭和牺牲	(46)
在互文中解读类似同类相食的行为	(55)
必需的延伸概念	(62)
精美食品：生于美国者的诱惑	(65)
“你”的主食却是“我”的零食：美国门前的准 移民	(74)
“食物色情文学”	(81)
马马虎虎食谱	(86)
非专业的“食物色情文学家”	(90)
作为族裔符号的食物：对阅读和族裔指号过程 (Semiosis) 的附注	(96)
关于油炸圈饼和火锅：“正确饮食”的梦想	(104)

第二章 与种族影子的邂逅	(113)
学校卫生间里的暴力：一次理论的个案测试	(115)
现存研究文献的简单回顾	(116)
“对自我不认账”：一个公共命名	(121)
“普遍性”类我的再思考	(125)
解读种族影子：为种族觅一席之地	(128)
“亚裔”女性亲属	(137)
对文化主义者的评论	(141)
性别与种族影子：男性范例	(146)
《新移民》(FOB)：一个当代寓言	(157)
再论种族影子的历史成因	(162)
对连接号的“奢侈”审视	(166)
结论	(169)
第三章 迁徙的政治	(175)
迁徙的“必需”	(180)
与特定族群相关的迁徙模式	(185)
绘制地图与迁徙叙事	(191)
布洛桑的《做美国人》：流浪迁徙	(192)
《美国在心中》：不可能的地图	(197)
摧毁家园：日籍美人和日籍加拿大人的迁徙叙事	(202)
小川乐的《婶婶》：没有自由的方向性	(204)
徐忠雄的《家园》：“我穿越美洲捡拾孤魂”	(210)
赵健秀：把必需当作奢侈	(217)
垂直轴线：下落与飞翔	(227)
精神的向上流动与社会经济学的向上流动	(233)
结束语	(241)

第四章 亚裔美国文学中会游戏的人：工作、游戏和艺术	
.....	(245)
有艺术形式和没有艺术形式的艺术家：山本久江	
(Hisaye Yamamoto)的《17个音节》及相关故事	(246)
奢侈的场地	(251)
“一本便宜书里的愚蠢的三页纸”：“有什么用处？”	
.....	(257)
把奢侈定义为“白色”的	(260)
阐释奢侈的迁移	(264)
解构工作/游戏的二分法	(268)
有目的的漫无目的：黄哲伦的《舞蹈与铁路》	(274)
汤亭亭《女勇士》中游戏的殉道者	(281)
月兰的故事：奢侈的迂回报复	(287)
“白虎山学道”的幻想：为艺术设想一个更宽广的	
经济系统	(293)
艺术家对空间的诉求	(297)
 WORKS CITED	 (308)
 译者后记	 (343)

序言 建构亚裔美国文学文本同盟

本书侧重于亚裔美国文学的主题研究。但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一本将亚裔美国文学的解读当作学术性课题来研究的书。

亚裔美国文学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属于由学生激进分子发起的族裔研究日程上的一部分，自此以来，已经越来越为全国范围的，尤其是西岸的学术界所认可。尤其是自从 1986 年^①以来，许多亚裔美国评论家的研究专著已经出版或者即将出版，^②而且最近为了拓宽美国文学典律而制定的出版计划中都从不同程度上包括了亚裔作家（e. g. Gilbert; Gubar e. t. ; Elliott, e. t. ; Lanter

① 自从大约 1986 年后，在以下大学里已经设有亚裔美国文学学者专任的长期教职，或者考虑设立这样的教职：宝琳·格林州立大学、布朗大学、科耐尔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乔治市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俄尔凡分校、洛杉矶分校、圣巴巴拉分校、圣克鲁兹分校和里弗赛德分校；科罗拉多大学、夏威夷大学、南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斯坦福大学以及华盛顿州立大学。

② 金惠经的《亚裔美国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第一部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综合性专著，于 1982 年出版；它的修订版相继问世（E·桑·璜 [E. San Juan] 于 1975 年出版了《加卢瓦·布洛桑和阶级斗争的想象》[*Carlos Bulosa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lass Struggle*]，但这本书只分析了一位菲律宾裔美国作家）。林英敏的《两个世界之间》（*Between Worlds*）出版于 1990 年；史蒂文·苏密达（Stephen Sumida）的《从岸上眺望的风景》（*And the View from the Shore*）出版于 1991 年，其中包括对夏威夷的亚裔美国作家的讨论。除了专著以外，还有论文集问世，比如林玉玲等编辑的《教授汤亭亭〈女勇士〉的方法》（*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1991）；林玉玲和林英敏等人编辑的《解读亚裔美国的文学》（*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和金惠经编辑的《书写自我，书写民族》（*Writing Self, Writing Nation*，1992）。亚裔美国研究协会出版的年会纪要也收录了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如 G. 冲広 [G. Okihiro] 等，

e. t. ; Phillips e. t. ; Reed e. t.)。学术界,即便是从前对此反应冷淡的一些部门,对这一课题日益浓厚的兴趣与最近以来亚裔美国作家的创作出版高潮几乎同步,^①这一现象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e. g. Feldman; Simpson; Solovitch)。在本书写作前的五年时间里,^②出现了大量亚裔作家的处女作,它们大部分都深受读者欢迎;^③还有已成名作家的新作;^④数本获奖的短篇

G. 野村 [G. Nomura] 等, 休恩 [S. Hune] 等)。黎锦扬 (Lee C.) 编辑的《亚裔美国人: 身份的拼贴画》(Asian Americans: Collages of Identities, 1992) 收录了文学评论家的批评短篇。学者最近完成的由不同的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亚裔美国话题的研究专著包括张敬珏研究亚裔美国女作家的沉默及其叙事策略的专著(科耐尔大学)和大卫·帕兰波·刘 (David Palumbo-Liu) 研究亚裔美国人的表现和意识形态功能的跨学科研究专著(斯坦福大学)。相关的还有詹姆士·S. 莫伊 (James S. Moy) 由艾奥瓦大学出版的《边缘的景色: 排演中国性》(Marginal Sights: Rehearsing Chineseness), 本书包括讨论亚裔美国人在舞台戏剧和电影中表现的章节。

① 我们跟进的近来作品的名单仅限于专著。发表在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未经发表的剧本和儿童文学不在此列。我们并不试图囊括所有作品或依照不同标准(例如内容: 美国或中国的背景和人物; 心目中的读者等)加以筛选。

② 显然, 这条分界线选得十分随意。由于本书并不意图穷尽所有相关的材料, 因此我对这一领域的“快照”式研究必须是我自己能够把握得住的。然而, 1986 年是汤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第一部跨界热卖的重要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出版十周年, 鉴于此它也许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日子。

③ 包括米娜·亚历山大 (Meena Alexander) (《南姆帕里路》, Nampally Road); 杰西卡·海吉多恩 (Jessica Hagedorn); 辛西娅·门畑 (Cynthia Kadohata) (《漂浮的世界》, The Floating World); 金荣 (Ronyoung Kim) (《灰泥墙》, Clay Walls); 史蒂夫·罗 (Steve Lo) (《艾里克·钟的合并》, The Incorporation of Eric Chung); 劳里·裴 (Lowry Pei) (《家族成员的相似之处》, Family Resemblances); 谭恩美 (《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 荷利·植本 (Holly Uyemoto) (《毫无线索的反叛》, Rebel Without a Clue) 和凯伦·台·山下 (Karen Tei Yamashita) (《穿过雨林的穹窿》, Through the Arc of the Rain Forest)。谭恩美的《喜福会》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 而山下则获得了 1991 年的美国图书奖。

④ 凭《女勇士》一书获 1976 年度国家图书批评奖的汤亭亭出版了《猴行者: 他的伪书》(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1989)。巴拉蒂·穆可基 (Bharati Mukherjee) 凭《中间人及其它故事》(The Middleman and Other Stories, 1988) 获国家图书批评奖, 此后他又于 1989 年出版了《茉莉》(Jasmine)。

小说集;^① 其他颇有意思的亚裔美国文学的作品;^② 亚裔美国文学集,尤其是女性作家所著以及/或关于女性的作品;^③ 一部成

① 山本久江 (Hisaye Yamamoto) 的《十七个音节及其它故事》(*Seventeen Syllables and Other Stories*, 1988) 和赵健秀的《中国佬的太平洋和弗里斯科铁路公司》(*The Chinaman Pacific and Frisco R. R. Co.*, 1989) 让读者得以看到这两位资深作家以前的作品,他们双双获得美国图书奖。达瑞尔·林 (Darrell Lum) 的《传下去,不要传回来!》(*Pass On, No Pass Back!*, 1990) 获亚裔美国研究协会 1991 年度图书奖。

② 比如,乐·莱·黑斯里普 (Le Ly Hayship),《天地颠倒》(*When Heaven and Earth Changed Places*); 谭雅伦 (Marlon Hom, 美国图书奖的获得者),《金山之歌》(*Songs of Gold Mountain*); 微金沢 (Tooru Kanazawa),《寿司和酸面包》(*Sushi and Sourdough*); 威利斯·金 (Willyce Kim),《打成平手》(*Dead Heat*); 万瓦迪·拉尔森 (Wanwadee Larsen),《一个邮寄新娘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Mail Order Bride*); 路易斯·梁·拉尔森 (Louise Leung Larson),《甜竹》(*Sweet Bamboo*); 玛丽·派克·李 (Mary Paik Lee),《沉默的奥德塞》(*Quiet Odyssey*); 艾丽丝·林 (Alice Lin),《祖母没有名字》(*Grandmother Had No Name*); 大卫·马斯·增本 (David Mas Masumoto),《乡村之声》(*Country Voices*); 玛格丽特·白 (Margaret Pai),《两个移民的梦想》(*The Dreams of Two Yi-min*); 尼诺查·罗斯卡 (Ninotchka Rosca),《战争状态》(*State of War*); 别维尼多·桑托斯 (Bienvenido Santos),《你究竟为什么把心留在了旧金山》(*What the Hell for You Left Your Heart in San Francisco*); 沙拉·苏勒里 (Sara Suleri),《斋戒日》(*Meatless Days*); 内田芳子 (Yoshiko Uchida),《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

③ 比如,亚裔妇女联盟编辑的《兴风作浪: 亚裔美国女性文学和女性作家作品集》(*Making Waves: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by and about Asian American Women*); 米沙·伯森 (Misha Berson) 编辑的《两个世界之间: 当代亚裔美国戏剧》(*Between Worlds: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Plays*); 艾里克·卓 (Eric Chock) 和达瑞尔·H. Y. 林 (Darrell H. Y. Lum) 编辑的《竹林山脊作品精选》(*The Best of Bamboo Ridge*); C. 钟 (C. Chung)、A. 金 (A. Kim)、A. K. 列莫修斯基 (A. K. Lemeschewsky) 编辑的《字里行间: 圣克鲁斯的太平洋岛国/亚裔女同性恋者作品集》(*Between the Lines: An Anthology by Pacific/Asian Lesbians of Santa Cruz*); 克图·卡特拉克 (Ketu Katrak) 和 R. 拉达克里希南 (R. Radhakrishnan) 编辑的《Desh-Videsh: 南亚侨民写作和艺术》(*Desh-Videsh: South Asian Expatriate Writing and Art*); 林玉玲和山真由美 (Mayumi Tsutakawa) 编辑的《被禁的刺绣: 亚裔美国女性作家文集》(*The Forbidden Stitch: An Asian American Women's Anthology*); 王灵智 (L. Ling-Chi Wang) 和赵毅衡 (Henry Yiheng Zhao) 编辑的《美国华裔诗歌集》(*Chinese American Poetry: An Anthology*); 苏尔维

功的百老汇歌剧;^①以及许多部诗歌集,其中几部还荣获了国家图书奖项。^②1991 这一年度尤为重要,是亚裔美国作家的丰收年。在这一年,一大批受到好评的书籍发行出版,其中有一些作家还是首次亮相,而其他一些则代表了已成名作家的新的创作方

姬·渡边 (Sylvia Watanabe) 和卡罗·布鲁查克 (Carol Bruchac) 编辑的《不再离家: 亚裔美国女性作家小说集》(*Home to Stay: Asian American Women's Fiction*); 徐忠雄 (Shawn Wong) 编辑的《蓝烟凶船》(*Blue Funnel Line*)。王灵智和赵毅衡所编辑的书的节选本已经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王灵智、黄秀玲和赵毅衡编辑)。林玉玲和葛川获得 1990 年美国图书奖。

① 黄哲伦 (David Henry Hwang) 的《蝴蝶君》(*M. Butterfly*) 1988 年在纽约首次公演 (其剧本于翌年发表)。《蝴蝶君》获 1988 年托尼奖,同时它还获得最佳剧作奖。

② 这些包括艾 (Ai) 的《残酷/杀戮之地》(*Cruelty/Killing Floor*); 米娜·亚历山大 (Meena Alexander) 的《千门之屋》(*House of a Thousand Doors*); 陈美玲 (Marilyn Chin) 的《矮竹》(*Dwarf Bamboo*); 艾里克·卓 (Eric Chock) 的《在这儿的最后日子》(*Last Days Here*); 奇特拉·巴纳基·蒂瓦卡路尼 (Chitra Banerjee Divakaruni) 的《旱金莲的理由》(*The Reason for Nasturtiums*); 君子·翰 (Kimiko Hahn) 的《气阱》(*Air Pocket*); 加瑞特·本乡 (Garrett Hongo) 的《天堂之河》(*The River of Heaven*); 洛尼·金子 (Lonny Kaneko) 的《从拘禁营里回来》(*Coming Home from Camp*); 郭亚力 (Alex Kuo) 的《改变这河流》(*Changing the River*); 李 (Li-Young Lee) 的《玫瑰》(*Rose*) 和《我爱上你的城市》(*The City in Which I Love You*); 珍妮·林 (Jenny Lim) 的《冬季地》(*Winter Place*); 林玉玲的《现代秘密》(*Modern Secrets*); 林永得 (Wing Tek Lum) 的《释疑》(*Expounding the Doubtful Points*); 琳达·渡边·麦克非林 (Linda Watanabe McFerrin) 的《拯救的不可能性是我们始料不及的》(*The Impossibility of Redemption Is Something We Hadn't Figured On*); 詹妮丝·みに木谷 (Janice Miritani) 的《摆脱沉默》(*Shedding Silence*); 大卫·穆拉 (David Mura) 的《我们迷路后》(*After We Lost Our Way*); 浅木育子 (Yasuo Sasaki) 的《乡村场景/听说来的乡村》(*Village Scene/Village Heard*); 凯西·宋 (Cathy Song) 的《没有框的窗户》(*Frameless Windows*), 《光的正方形》(*Squares of Light*); 杰夫·田上 (Jeff Tagami) 的《十月之光》(*October Light*); 山田满江 (Mitsuye 山田) 的《荒漠之旅》(*Desert Run*) 以及约翰·姚的《光芒四射的剪影》(*Radiant Silhouettes*)。本乡的《天堂之河》1987 年获美国诗歌学会的拉蒙特诗歌奖,也是 1989 年普利策奖的最后入围作品。穆拉的《我们迷路后》曾获国家诗歌奖。Lee 的《我爱上你的城市》获 1990 年拉蒙特诗歌奖。

向。^① 及至本书付印的1992年，亚裔美国文学还在继续蓬勃发展。^② 用一位新闻记者的话来说就是，曾经笼罩着亚裔美国人痛苦经历的“沉默”“被一阵猛烈爆发的声音打破，这是继亚裔美国人早已在医学、工程学和商业等领域成绩斐然之后，在文学界

① 发表于1991年的处女作包括彼得·巴乔（Peter Bacho）的《宿务》（*Cebu*，获哥伦布基金前美国图书奖）；菲欧娜·张（Fiona Cheong）的《众神之香》（*Scent of the Gods*）；赵健秀的《唐老鸭》（*Donald Duk*）；任碧莲的《典型的美國人》（*Typical American*）；李健孙（Gus Lee）的《支那崽》（*China Boy*）以及基尔·筑山（Gail Tsukiyama）的《丝绸女》（*Woman of the Silk*）。《灶神娘娘》是谭恩美的第二部小说。

处女作的短篇小说集有雷祖威的《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获1991获《洛杉矶时报》的艺术塞登邦奖第一名；R. S. 佐々木（R. S. Sasaki）的《织布机及其它故事》（*The Loom and Other Stories*）和玛丽安·维拉纽娃（Marianne Villanueva）的《人参和其它马尼拉的故事》（*Ginseng and Other Tales from Manila*）。文集有陈耀光等人编辑的《大哎呀！》（*The Big Aiiieeeee!*），这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哎呀！》（*Aiiieeeee!*）一书的人们期待已久的续篇；格里丝·洪（Grace Hong）等人编辑的《燃烧的甘蔗》（*Burning Cane*）以及陈美玲和雷祖威等人编辑的《异议之歌》（*Dissident Song*）。

其他体裁的作品还有艾和奇特拉·巴纳基·蒂瓦卡路尼的诗歌集（分别为《命运》[*Fate*]和《黑蜡烛》[*Black Candles*]）；诗人大卫·穆拉（David Mura）记叙他在日本逗留期间的见闻的《变身日本人：三世（第三代日裔）的记忆》（*Turning Japanese: Memoirs of a Sansei*）；儿童文学和科幻小说作家劳伦斯·叶（Laurence Yep）的回忆录《失去的花园》（*The Lost Garden*）；林小琴（Genny Lim）的两部几年前就上演但首次以文字形式发表的戏剧《纸天使和苦甘蔗》（*Paper Angels and Bitter Cane*）；徽金泔的自传《寿司和酸面包》以及菊村明美（Akemi Kikumura）写他父亲的传记《遵守诺言》（*Promises Kept*）。

② 比如，Woon-Ping Chin的《卡米利娅·宋的归化》（*The Naturalization of Camillia Song*）；辛西娅·門畑的《在爱情谷的中央》（*In the Heart of the Valley of Love*）；保罗·史蒂文·林（Paul Stephen Lim）的《泥人》（*Figures in Clay*）和《母语》（*Mother Tongue*）；丽迪娅·湊谷百合（Lydia Yuri Minatoya）的《雪中与高僧对话》（*Talking to High Monks in the Snow*）；加利·帕克（Gary Pak）的《外普纳的守望者》（*The Watcher of Waipuna*）；苏维尔·渡边（Sylvia Watanabe）的《与死者对话》（*Talking to the Dead*）和威廉·吴（William Wu）的《失物待领商场和其它怪事》（*Lost and Found Emporium and Other Oddities*）。N. V. M. 冈萨雷斯（N. V. M. Gonzalez）的《盐面包及其它故事》（*Bread of Salt and Other Stories*）和伍慧明的《骨》（*Bone*）于1993年出版。

大举成功的声音”(Solovitch, 1991: 18)。

一些亚裔作品,如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的《蝴蝶君》(*M. Butterfly*)等,在商业上获得的成功和普遍受欢迎的程度已经引发了诸如如何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作品的基本问题。具体而言,有人已经就白人读者和评论家对这类文学的误读、拨用和共同选择表示了关注。^①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的争论是美国研究大方向辩论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是如何解读边缘文学辩论的一部分。对边缘文学的研究是否要求研究者必须是这一族群的内部成员,适当地经历过典型的历史事件,具有一个“自己人”所该有的文化知识以及运用针对某一族群的方法论。

称之为“族裔派”^②的方法论指出,对上述任何一个问

① 关于《女勇士》的争论,见黄秀玲的《自传是唐人街旅游指南吗?》(*Autobiography as Guided Chinatown Tour?*),见J. S. 莫伊(J. S. Moy)关于《蝴蝶君》的评论文章, A. 庖(A. Pao)关于此剧受欢迎程度的分析和 M. 阿尔齐左拉(M. Alquizola)《黄哲伦〈蝴蝶君〉中的女人》(*The Woman in David Henry Hwang's M. Butterfly*)关于此剧所涉及的性别和族裔问题的思索。关于《喜福会》,见赵健秀《给编辑的信》, L. 刘(L. Lowe)《本质主义再思考》(“Rethinking Essentialisms”), M. 麦克阿里斯特(M. McAlister)《[误]读〈喜福会〉》和黄秀玲《‘糖姐’》。

② 这一方法最坦率的支持者是 W. 索莱斯(《纯多元主义的批评》(*A Critique of Pure Pluralism*);《族裔之外》(*Beyond Ethnicity*);《九条建议》(*Nine Suggestions*)和《关于骡子和母马》(*Of Mules and Mares*)及其他。其他与本方法有关的学者(而且得到索莱斯的赞许的)有 M. 迪尔波恩(M. Dearborn), W. 波尔豪威尔(W. Boelhower), T. J. 费拉罗(T. J. Ferraro)。E. 福克斯-杰诺维斯(E. Fox-Genovese)与索莱斯的许多观点相同;尽管她也谈到需要《在相互关系中理解边缘文化的模式》(1990: 10),但她论点的关键与下面我们要谈的“少数族裔话语”框架不同。

题所做的肯定回答都将导致为数众多的弊病：如带排斥主义性质的“自己人主义”和“但问感觉良好”的阅读方法（Sollors, 1986a: 11）；一种站不住脚的“例外主义”（Sollors, 1990a: 186）以及边缘族群的进一步隔离，美国研究学科的支离破碎化，一种“偏颇的解读”倾向以及或许更加不祥的是削弱“承认美国全民族文化存在的可能性”（Fox-Genovese, 1990: 27, 23, 8）。另一方面，“族裔派”的反对者则就此提出异议，反对“族裔派”的“族裔”把美国文化当作统一力量，反对“族裔派”不假思索地混淆“族裔”与“种族”的区别，反对其未经证实地将移民和同化提早定为美国经验的精髓，反对其抹杀族群独特的历史创伤以及其对边缘文学显著特征的漠视。这些批评家倾向于强调这类文学中种族、阶级、性别的相互作用，并关注它们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从而推行一种“视文本而定”（Gates, 1987, 14）的解读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却可以有选择性地借用普遍主义的文学理论（Wald, 1987）。第三种方法与“种族、阶级、性别派”一起提出一种“少数族裔话语”原则，把批评的焦点从少数族裔与白人的关系转移到少数族裔与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上。它的前提是受压迫的共同历史经历在少数族裔中形成了文学的亲缘关系，而以霸权文化为重心的模式不足以解释这种关系（Jan Mohamed and Lloyd, 1990a）。这场就批评方法论展开的争论尽管时常援用只有批评家才熟悉的术语，却并不是只钻牛角尖的。其出现的背景是一股积怨很深的反弹，针对由美国社会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动而引发的教育界的多元文化主义，其形式不等，从攻击对上述多元文化主义持肯定态度

的平权法案到号召大学的文学教育回到西方典律。^①

为了在这种气氛紧张的语境中回答“如何解读亚裔美国文学”这个问题，人们必须首先对“亚裔美国人”这个词汇有所了解。

这个任务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困难得多。这个词本身极富弹性，而且只是在最近才流行起来（来弥尔·伊格那乔 [Lemuel Ignacio] 的古怪书名——参看参考书目——并不荒诞）。它有着层层的历史沉淀，而不仅仅是一个内涵固定、指涉明显的标签。它是一个符号，一个多重政治和文化力量抗争的场所。正是“亚裔美国人”这个词的符号学地位决定了我们对亚裔美国文学是一种怎样的话语的理解，而反之，也决定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从前被称作东方人而现在被打上亚裔美国人标签的人曾一度几乎全部被排除在美国公民的范围之外（越战后来自东南亚的难民和移民是个例外）。正如杰夫·H. 莱瑟（Jeff H. Lesser）在一篇评论最高法院针对亚裔的裁决的文章中所说，“归化（Naturalization）是一个政府决定什么人可以接受，什么人不可以接受的最终手法”（1985—1986：83）：即是说可接受为美国人。国会 1790 年

① 反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发展过于复杂，我们在此不予追溯。高等教育中这场争论的一些重要的文件被 P. 伯尔曼（P. Berman）收集在录（1992）。有趣的是，就连一些先前以推动少数族裔文学研究而著称的批评家，如盖茨，近来也表示了对多元文化研究的批评，其言辞让人想起“族裔派”（云克勒 [Winkler]，1990）。至于以威廉·白纳特（William Bennett）、小 E. D. 希尔什（E. D. Hirsch, Jr.）和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为代表的对反多元文化主义观点的反驳，见 P. 劳特（P. Lauter）的《受礼不领情》（*Looking a Gift Horse in the Mouth*），《谁的文化？谁的读写能力？》（*Whose Culture? Whose Literacy?*）和《布蓝姆的书和差异的话语》（*The Book of Bloom and the Discourse of Difference*）（劳特，1991：243—286）以及西蒙森（Simonson）和沃尔克（Walker）1988。

颁布的归化法案公然采取了种族主义的标准把公民限制在“自由的白人”这一范畴内。美国内战后这一法案受到黑人卓有成效的挑战，自此“就公民资格而言，亚裔移民便成为最显著的‘他者’”（Lesser, 85）。在“小沢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的案例中（1922），最高法院判决一名在日本出生（但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的申请人不得被归化，并且说“法律真的有意把这些种族[比如日本人]纳入公民范围的话，那么这项法案的文字早已会作了相应的调整，以把他们也纳入归化特权内。”^① 为了回避肤色问题，最高法院把“白人”定义为“高加索人”。然而，当一名印度裔移民巴加特·辛·塞恩德企图获得公民资格，声称自己是高加索人时，最高法院再度更改了定义，把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因素搁置一旁，而继续采用最普遍的词语“白人”（S. Chan, 1991: 94）。不仅如此，在1923年不利于塞恩德的判决中，最高法院还援用了同化的标准以便把受欢迎的移民和不受欢迎的移民分开：把亚洲的印度人与肤色偏黑的欧洲移民区分开来，因为肤色偏黑的欧洲人与“已经生活在那儿”的移民“更容易融合”（法案原文）（Lesser, 88）。

上述这些以及其他最高法院的案例不允许亚裔美国人“走出‘他者’的圈子而进入‘美国人’的圈子”（Lesser）。为了维持排外，不惜扭曲法律，这意味着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象征经济体系”中一直只具备一种充当（其他他者中的）特殊他者的历史功能。一般说来，借用詹姆士·W. 罗文（James W. Loewen）研究密西西比华人的论文副标题，他们界于“黑人

^① 关于小沢案子的语境和含义，见市岗（Ichioka, 1988: 210—226）和陈素贞（S. Chan, 1991: 47）。

和白人之间”；^①然而，由于美国土著和墨西哥裔也是如此定位的，这个描述需要改得精确一些。我们可以说亚裔美国人被放在“无法同化的异族人”的位置：尽管他们也像欧洲移民一样出于自愿移民（有别于被迫充当奴隶的黑人），但美国政府却宣称由于他们物质主义的动机、由于他们对政府的效忠十分可疑，以及最糟糕的，由于他们身上异域、过度成熟的“东方”文化，而自动失去成为真正美国公民的资格。在这最后的一点上，他们从“原始的”、“未开化的”美国土著、非洲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中被区别开来。在美国这所大房子里，亚裔美国人永远是客人。假如他们表现好（按照主人的定义），就会被允许为美国的生活增加一点多样化的作料，甚至会被抬举为“模范少数族裔”以证明美国平等主义理想的可行性。然而，假如政府需要替罪羊，正如1986年的移民法改革和控制法案颁布之前所进行的辩论（Lesser, 95），以及独尊英语运动（Chen and Henderson, 1987; Takano, 1987）所显示的，亚裔的所谓不愿意或不能够被同化就会成为焦点。

1965年的移民法改革导致美国亚裔社团内部的人口结构产生了大规模的变化，由此加速了60年代的亚美运动。这个运动为反越战的激进主义所鼓舞，以黑人权利斗争为榜样，它代表了亚裔拒绝默认白人社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角色地位和期望。“亚裔美国人”自此便成为亚裔社团喜欢采用的一种“具有种族意识”的自我称谓，以区别于异国情调化的称谓“东方人”（P. Wong, 1972; Kim, 1982: 12）。不仅如此，这个新名词也表达了一种政治信仰和政治运动议程：它基于这样的设想：不论个人的出身、背景怎

① 与此相关的是社会学家就亚裔美国人是否构成了“少数族裔中间人”的辩论；比如，E. 波纳斯奇（E. Bonacich）和J. 莫德尔（J. Modell）就持这样的观点，而E. 王（E. Wong）则反对。

样，不论他多么渴望进行自我身份的界定，亚裔美国人已经遭受了某些必须被承认和必须抵制的集体经历。如果亚裔美国人次族群的分支太细小而不足以改变他们被隔离的现状，那么他们团结起来便可以发出更大的声响，可以带来与统治集团相比更大的影响力（1982：13）。然而，假如要想让这种诸如华人、菲律宾人、朝鲜人、日本人等在更大的泛亚洲范围内的身份归类真正产生作用的话，必须要基于“自愿采纳”和高度的“语境敏感”的原则；它并不意味着要模糊每一个次族群的独特经历，而只是要为特定环境下的政治动员提供一种工具。否则，“亚裔美国人”这个词就有可能部分地复制那种由早先模式化的“东方”标签所导致的损害（Lyman，1974：173—175）。

当我们观察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以便清楚区分亚洲血统的各个次族群时，会清楚地看到“亚裔美国人”这个词“一剑双刃”的本质。看一看《二十年人口统计：人口和住房问题1790—1980》里与“肤色”或“种族”相关的问题，我们会了解到官方对亚裔美国人的现实存在的态度在不断地左右摇摆。自1860年的人口普查引进“亚洲的”一词后，用以指带有亚洲血统的美国人的范畴经历了几次变更：在“亚洲人或太平洋岛居民”的大标题下从1870年的“华人”范畴衍生出九个选项（Robey，1989：18）。然而，新范畴的增加和巩固最先都是亚裔美国社团有效和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担心不恰当的称呼——不论过窄还是过泛——都会威胁到亚裔美国人享受政府资源分配的权利（Lowry，1982：53；Robey，1989：18）。^① 1990年的人口

① 受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对不断变化着的分类情况一一描述，但仅举出一些例子就足够说明：除了中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夏威夷人，朝鲜人在1970年被单独列出（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1979：75）；“印度人”、“越南人”、“萨摩亚人”和“关岛人”被添加到1980年制定的建议被称为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裔美国人的五个族裔中（阿左雷斯 [Azores]，1979：71）。